

呈
繳

吳曙天譯



托尔斯泰的
情書

吳曙天譯

託爾斯泰情書

上海北新書局發行

第一封情書

一八五六年八月二十二日發



蘇特闊夫的小姐——

你的可愛的甜蜜的來信接到了，我在以前的信裏說明我爲什麼理由我要寫信給你，我現在正在寫信，但與以前寫信的心情完全不同了。那時我好像不能禁止我自己的熱烈的愛心，但是現在，我讀到你給我姑母的信，我又不能禁止我的厭惡的心了，不但是厭惡罷了，悲觀和失望也隨着來。法國人有句話，說「把脾氣從窗戶趕出，從門裏又

進來了，」(Chassez le naturel par la porte il revient par la fenêtre.)紅葡萄的裝束能使「一切美麗，」(de toute beauté,)而且軍官的光榮能使你永遠幸福麼？可怕得很！你爲什麼寫那些話呢？你知道我對於這些事是怎樣的不高興哪！那是對我姑母說的意思麼？我以爲最壞的告訴人，像煞有介事地說：「我真了不得，」到處說：「我真了不得！」是怎樣的可羞哪！第一，如果你把一切諂媚你的虛榮沉默下去，那是有益的，人家一定更相信你，勝於你自己把虛榮的意思告訴他們。第二，如果讓第二人來講到這些，那你就得到一個新的成功——顯出你的高潔。這並不是詩詞也不是哲學，不過是一種處世應該知道的計策。你必定有感於那些美麗的紅葡萄的裝束，老實說，花時間去注意旅行衣服實在無聊。

愛和闊人交際，和不誠實的人交際，那是危險極了，因爲同闊人

交際只遇到一些廢物，比和普通人交際無聊得多，在你自己是一點好處也沒有；因為你自己並不是闊人，你的親戚，靠着一張小白臉和紅葡萄的花紋的裝束，那並不算十分可愛或是高貴的哪。關於軍官我相信四十個當中，敢斷定只有兩個不是壞蛋或蠢物，——這有什麼快樂呢。你的紅葡萄花的衣服的縐紋真耀目哪，我也忍不住高興呢，哈，那無名的男爵他援助你的多少無趣呵。假如我有他的地位，我將要很歡喜地加入他們的隊伍來塗些紅葡萄花在白的衣服上嗎？我說這話，因為你那樣並不是沒有重大危險。這不過是個 Pickwick (註——Pickwick 是 Charles Dickens 的小說 Pickwick Paper 中的主人翁，肥胖而有慈悲心戴着眼鏡的可笑的 Pickwick 公，是一個 Don Quixote 和 Wakefield 的牧師和 John Gipsin 的性格混合的人。) 這小說你不會讀過吧，Pickwick 幾乎墮落在奢華的裝飾裏：但是這個青年的小姐，她在加冕節去學習音樂，

却墮落在這樣一個天真爛漫的而且是娛樂的奢華場中，我生來沒有聽見過這樣的事情，而且我也不會遇到這種事情吧。我們城中天氣很好，並且今天我從早上六點一直遊玩打獵到晚上八點，這種快樂要比那高貴的關人官僚或是青年小姐想得花花刺綉的衣服快活得多。因此我很久想到莫斯科來，以為看見你就把的怒氣消失了，現在却不想來了，願你盡量的歡喜吧。我仍舊是崇拜你的，而且永遠是令你不愉快的僕人。

托爾斯泰伯爵上。

我忘了對你說 *Avec des Sentiments distingués* 這句話可愛的話了，這是很可惜的，我想。

並不是和你開玩笑，如你原諒我這封信的話，你真是一個好人了。

請代我問候魏格理。

第二封情書

這信並沒有得到吳麗雅的回信，托爾斯泰又向她道歉，吳麗雅纔回了一封信。加冕節過去了，她和她的家人又到蘇特闊夫來了，托爾斯泰常常到她家中去。但他似乎以爲他們的愛情，要用別離來試驗，所以 he 決意到彼得堡去住兩個月。以下的信是他在路上寫給吳麗雅的，在莫斯科發出：

一八五六年，十一月二日。由莫斯科發

我昨天晚上到了這裏了。

今天早上，我起來第一個念頭就想到你，覺得很快樂，所以我就坐下來寫信給你，這並非爲了履行臨別約言的緣故，因爲我很想寫，就覺得不能不寫。

你的寵愛的人，那個傻子，（我的情感）在路上不由的想些空事，談些荒謬而有趣的計畫，我開始怕起他來了。那傻子真決定了想回到蘇特闊夫（Sudakovo）來，把那些傻話告訴你，並且永遠不願離開你的身傍。

僥倖的是我蔑視他的議論，所以我一點不去注意他。當他正在議論的時候，他的朋友，那好人，（我的理性）是你所不愛的人，他也開始講道理了，並且那傻子被他打敗了。

那傻子說，爲了將來去冒險，拿自己的生命去試驗，就是僅僅喪失了一分鐘的幸福，也是傻事。

那傻子又說：「當你同她在一起，瞧着她，互相說情話，那是多麼快樂呵！你爲什麼自己去喪失這種幸福呢？也許你只有一天，或者只有一點鐘的幸福，以後你的命運就安排你不能長久愛她，但這樣極強烈的愛情，只要你能坦白的把你的一切交付給牠，你自然能感覺出來的。她愛你是那樣真誠而純潔，你却以冷酷的無情的手段去應付，這不是你的不對麼？」

那傻子這樣說；那好人覺得有些難以應付，但隨即回辯說：「第一，這是不對的，你說我只有同她一起是快樂；自然，我聽她說話，看她的眼睛，覺得很快樂的，但這樣的快樂並不是一種幸福，亦不是一種好的快樂，這在慕爾德(Mortier)也許是好的，我却不能這樣。最重要的理由，是我覺得有時同她一起反痛苦，所以，我並沒了我的幸福，如你所說的那樣，我現在雖看不見她，却仍舊很幸福呢。你說

我是冷酷無情，老實告訴你吧，我雖然抑制自己，但我的情感比你還要強烈一千倍呢。你愛她是爲了自己的幸福，但我愛她是爲了她的幸福。

他們這樣辯論着，並且那好人說得一千倍有理。請你愛他一點吧。假如我投降了那傻子和你同樣的情感，我知道所生的結果，只是一個月的紛擾而紊亂的幸福。我以前也投降過這種情感，我當時覺得很優氣，不滿意自己；我當時除向你說些溫柔的情話外，還有什麼道理對你講過，我現在覺得很慚愧呢。

說情話的時候多着呢，那樣快樂的時期！我感謝上帝！我的理性給我援助，使我有意離開你，有了他，我離開的意思纔能忍耐的維持，因爲我自己決不會這樣做的。我並且相信這是他主持着我，使我們兩人幸福。你的思想和情感竟像一個傻子那樣優，還是可以饒恕的，

但我若是和你一樣，便是可羞而且罪惡。我已經早愛上了你的一切美點，但是我現在纔開始愛你所有的永久的寶貝——你的一顆心，你的靈魂。肉體上的美是可以在一點鐘之內認識和陷入戀愛的，但是失戀也會這樣快；但是心靈的愛却不是這樣，愈愛愈長久的。你相信吧，世界上沒有一件事情不從辛苦中得來的，就是愛情，世界上最美，最自然的感情，沒有辛苦也決沒有收穫。請原諒我說一個傻子比喻吧：像傻子的那樣的愛情，就好比奏曲不講節奏，不合樂譜，只是踏着腳板亂唱，只有一腔情緒，却不能給自己或別人一點真正的快樂，要得到音樂的眞感情，非先自己抑制，盡力勞動，工作不可。你相信吧，人生決沒有一件快樂，是可以隨便得來的。每樣東西都該從辛苦艱難中來的，辛苦和艱難愈多，報酬亦愈高。我們眼前最大的工作，就是互相諒解，互相維持愛情和敬禮。假如我們隨從了那傻子的情感，你想

我們現在能互相了解麼？我們可以這麼想，但我們要注意那裏面有一條深溝，我們把感情浪費在那傻子的溫情上，便無從再去填平那深溝了。我保藏我的情感好像保藏寶貝一般，因為牠能在一切人生的見解上堅固的聯合我們，不是這樣，便沒有真的愛情。關於這一點很希望我們通信討論。我們應該平心靜氣的討論，我必深深的領悟你的每句話，請你也這樣做吧，我相信我們最後一定能互相了解的。我們的情感已融洽了，雙方拿出真實的面目來，自然有互相了解的可能。你須和我辯論，指示，教訓我，向我講解一切。你必定說，我們現在已經互相了解了嗎？不然，我們現在只是互相信賴，不是了解；我望着你的那一瞬間，我有時竟同意那句「世上再也沒有比帶金紐的衣裳更美的東西了」(il n'y a rien de plus beau au monde qu'une robe brochée d'or)的話，但是我不同意的地方還多着呢。我一路上想出一千樣事情，書信或談

話。在我第二封信中我把克拉包維斯基的生活計畫寫給你看了，然後又講到你的家族，講到克拉包維斯基的家族，你同他們交際，在我覺得比柯慕爾德交際還不愉快。還寫着魏格理 Verghil 那個人，和其他許多問題，那最重要的問題，我們不但要加以解決，我們還要進行討論，便我們互相同意了為止。

我昨晚夢見你被賽兒吉弄臊了，你臊的臉上起了斑點，鼻子溼了上去，我一害怕，就醒了。現在我要給那傻子一點自由了。我記得我們還有許多話沒有談完。

(一) 你的特殊的禱告詞是怎樣的？

(二) 爲什麼你問我，是不是在晚上醒了時，回憶着往事呢？你還想說下去，但是你又中止了——使我記憶起你最有興趣的三種姿勢：

(一) 你在跳舞場上，老是在一個地方天真爛漫的舞着，並且

把身子挺得很直的樣子；

(二) 你說話的聲音，彷彿是微弱有病的嗓子，微帶着呻吟的神氣；

(三) 你穿着姑母的大絨線靴子，很生氣的在葛魯蒙特池邊垂釣的樣子。

那傻子時常想像那三種樣子，特別的念念不忘。

在魏格理太太那裏，可有你的肖像？或是能從姑母那裏奪一張來，我很歡喜有一張你的肖像。我自己的情形沒有可寫的，因為我到這裏還沒見過人。假如你的身子不大健康，請你詳細的告訴我吧；那兩天，你有點不舒服的樣子。你如能像仁尼慈卡那樣實在的把你的病況和心境寫點給我，那使我多麼歡喜啊！你最好天天出去散步，無論天氣怎樣好壞。任何醫生都要這樣告訴你，你須穿上胸圍，穿上襪子，

總之，把自身務必盡力改善，不要完全絕望。但這一切還是小事，最要緊的，是你的生活亦應該這樣，你睡覺的時間能夠自行定規才好；

(一) 今天我爲某人做了些什麼好事。

(二) 今天我自己的生活好一點了，再去試試決定一天的事務，到晚上自己審省一下，每天都能對自己說：「今天我比昨天更好了；今天我學會了彈三人合奏曲；或是我了解，或是我感受一部好的文學作品，或藝術品，最緊要的是給某人做了好事，使他愛好爲我感謝上帝。」

這是一個多麼安靜而偉大的愉快呢，這一個愉快自是爲你一人享受的，但是你須知道有一個人，爲了無窮盡的愛你，爲了做一切的好事，他戰勝了惰性和冷淡的心情。

再見罷，可愛的小姐，那傻子愛你呢；他只是傻愛罷了；那好人

的戀你愛你，是極強烈，極溫柔，極永遠的愛你。請你寫封長信給我，你能寫得越真實越公開越正經越好。請向你的家人致意。願上帝與你共在，他可以幫助我們互相了解，互相戀愛。無論將來的結果是怎樣，我永遠感謝上帝，使我從你那裏得到真正的幸福，並且覺得自己更好了，更高些了，更誠實些了。上帝允許你也這樣想。

第三封情書

在彼得堡時，有人告訴托爾斯泰一個確實的消息，吳麗雅與音樂教師慕爾德在加冕禮時已發生戀愛，而且她也動了愛念。她不久醒悟過來，於是戀愛就告了結束，但托爾斯泰寫了以下的信，去責備她：

一八五六年，十一月八日，由彼得堡發。

親愛的渥來里亞，勿拉地洛夫娜——

「已有的，不能再有了。」這是普希金說的。相信我吧，世界上

的事沒有被忘了的，沒有過去的，也沒有再回來的。我不能感覺對你的天真的愛，對你的尊敬心和信任，還和你赴加冕禮以前一樣。那時的任性放縱自己的情感，現在覺得有點怕了。我曾經寫了封給你的長信，然而不敢寄出，以後當面再給你看吧，那信是由於嫉恨你的心寫成的。在莫斯科有一位先生，他是不認得你的，他告訴我說你是愛着慕爾德，你每天到他那裏去，還和他通信——我聽見這消息，真快活呢，我用了冷靜的態度想了許多事情，所以我把件事敘寫在那未曾寄出的信裏。慕爾德是一個天性冷靜的人，也竟鬧起戀愛來了，這裏也是一樣的，這個戀愛已經在時間的影響轉移過去，別的戀愛還不會過去呢。你對於戀愛還不夠資格呢。假如你真的思量過，第一次的戀愛比較真實而強烈的你自己必會承認；假如你願意老老實實的，第一次的戀愛豈不比第二次強烈得多。第一次，你爲了戀愛犧牲了很多

精力，而且對你自己和傍人都承認你的愛情，第二次你却相反，一點也沒有犧牲。只有一個方法可以欺騙，就是時間流水似的過去，你的心也變了。你在莫斯科住一下才真滿足哪……

我渴望的等待你的來信。

我心中悲愁，煩惱，難受；覺得一切都失敗了，一切都使我厭惡，在我不覺得那傻子的情感已完全過去，而且我相信你還和以前一樣，我是不願意再見你了。

請寬恕我吧，恕我的愚鈍，恕我的不平靜的性情，這不是我一個人的罪過呢。我有兩件事懇求你：你應該工作，為自身工作，思想集中，使自己的情感有一個確實的把握，若和我相愛以誠。說出你一切的壞處吧。我想你一定有許多的好處，但誰能免掉了壞處呢。譬如，你能把你和慕爾德的情史告訴我，那是甜蜜的愛情哪，你當然是津津

有味的，假如你能老實告我，你是愛上他了，待我比較冷淡，比那提起我和他沒有分別還爽快些。這種態度表明你對他並不會靜靜地觀察過，不過是受了新的戀愛影響罷了。

你說並且想，我爲人冷淡無情，不錯，上帝知道，但願你不要感覺到痛苦，像我這五個月來所感覺的。

好，再見了，願你平安，不要爲了這封信恨我。雖然我的多疑慮一切都可惡，我並不怕明白表示我的爲人，願你也這樣吧。真的，最重要的問題是我們能不能做朋友，能不能相愛。爲了這個緣故不能不把我的一切的壞處說了出來，這樣我們可以知道我們能否相安，我們決不要相瞞，免了以後的失望。我真苦惱極了，心痛極了，我現在也許要失去你對我的熱烈的情感。但是現在失戀，總比永遠責備自己，欺騙自己，使你不幸好得多了。如果你對於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老少姑

娘有趣味，我敢告訴你，至今我還沒有遇着一個呢。

你的托爾斯泰伯爵上。

第四封情書

(一八五六年，十一月，九日。從彼得堡發。)

親愛的吳麗雅，勿拉地洛夫娜，我一想到昨天給你的信，就非常難過，現在我坐下來簡直不知怎樣下筆了，但是我很想你——不能不給你寫信。我送你的書，你可以看看，起初可以看短篇小說，那些小說是很動人的。你看了以後，請告訴我你的「誠實」的意見。對於尼古拉佳 (*Nikolenska*)，我這次沒有預備書送他，只好下一次再寄了。

B. 爲人頗拘謹而且少趣味，他是一個無情的笨貨，那一個溫柔可愛的姑娘果然要嫁他，想起來，真是罪過，未免太公平了。假如那結

婚的消息可靠的話，請你寫信給我，我好寫信給K。——V。

這些時候我只和文學的朋友相見，但是使我愛敬的只有幾個，社會上的普通應酬，我極力的避開，所以到現在也沒有去看什麼人。我整晚的作文章，自己覺得很高興呢。呀噫，我又何必把自己的情形全寫了出來，也許你爲了那封信的關係，只覺得我是冷酷而可厭的人，或者簡直不睬我了。

我再寄給你一本屠克列夫（Turgenev）的小說；你讀讀看，倘若這些小說不使你討厭。在我看來，這些小說全寫得動人，你讀了，請將你的意見老實的寫出來吧。希勒爾（Schiller）說：『勇敢的向錯誤和幻想中去找真理吧。』（Wage nur zu irren und zu träumen,）只要勇敢，大膽，堅決，那怕是錯了，也會找出真理來的。唉，也許這些書給你看是難解而且太早了吧。

你爲什麼不寫信給我，是不是爲了我那封信不高興了——你爲什麼不寫信給我呢？

某某不愛你，這是實情！不過這也不能算不愛你，只是不知道如何珍惜你罷了，格琴克（Kostenka）是一個好人，我真想不到他會這樣。他的心真大大的變了。那聖書裏說的並不是玩話；他也明白爲善是歡樂的，你記得這也是我常問你話呢。你將來會明白的，但須等些日子，不幸的，是世界上的真理只有受過痛苦的人纔會明白，他已經受過痛苦了，但你還沒有真正的嘗過人生的快樂，也沒有真正嘗過痛苦，只是隨便的嬉笑和閒愁罷了。有的人一生簡直不知道享樂，不知道什麼是痛苦——自然這是按着道德上說的。我常覺得你是這一類的人，這在我是非常痛心的；請告訴我，你明白你是不是這樣的人呢？但是無論如何，你總是可愛的；十分可愛的，說不盡的可愛的人。爲什

麼你不寫信給我？我想克拉包維斯基的一切生活狀況告訴你，終於不敢寫，尤其是沒有接到你的第二封的回信。老實說——憑着良心說——我現在安靜多了，我想你比以前那些日子少得多了，但是我想別的女人，從沒有現在想你這樣想得利害。請你在每封信裏很誠懇地回答我：你是不是也像我，怎樣的想我呢？我對你的情感是特別的，這是對任何人從來未曾有的，我說給你聽吧：我現在無論是怎樣煩惱，遇着怎樣的失敗，我的自愛心遭受了怎樣的挫折，我立刻就想到了你：「這一切都是小事，我有了一個可愛的姑娘在那裏呢，我什麼都不怕了。」這是一種極愉快的情感，你近來怎樣呢？你做工麼？爲了上帝的愛，請你寫信給我吧。請你不要笑「做工」這兩個字。有意義而且益的，以善爲目的的做工，當然很好，就是做些不關緊要的事，如削平竹竿等事，也很好，因爲能夠得到好的生活，好的幸福，唯一的條

件就是做工。譬如我今天做了工，我心裏就適意得很，感覺着小小的滿足，覺得我自己是個好人。我今天決不寫昨天那樣可惡的信給你了，我今天對全世界的人都有好感，我願永遠地了解你的感情。唉，如你也能像我這樣了解，也像我這樣由痛苦裏找出信仰，我相信，唯一的可能，完全的真理，高尚的幸福，都是由於三種東西得來的；一，做工，二，自制，三，愛情。把這個信仰，深深的印在我的心理了，但是一年之中只有幾點鐘是照着這種信仰生活的；你的天性很誠實，你能爲魏格理等人服務，你就必能爲了這個信仰服務，爲了這個信仰而聯合兩人，那纔是最高尚的幸福呢。再會吧，言語是不能證明的，當時候到了，上帝自然會感動你，願你平安，可愛的，十分可愛的吳麗雅呵。我不知道你給與我的痛苦和快樂那樣多些，在我無論是痛苦是快樂，都非常感謝你的，我是非常蠢笨的人。

爲了上帝的愛，請你每天寫信給我吧。如你覺得這是不需要的，就不必寫好了，或者你不願意寫時，只要寫以下幾個字：「某日，今天不願意寫信給你，」就這樣寄給我，我也歡喜的。爲了上帝的愛，你千萬不要特意思些句子寫在信上，也不要把信反覆的念過，你知道——我總在你面前誇獎我自己——你以爲我不會對你撒嬌麼？——我只願意以我的老實誠懇在你面前誇獎；你更應該這樣做——我知道有許多女人比你聰明，但比你誠實的我一個也沒有遇到。我以爲太聰明了有些討厭，誠實這樣本是使人美滿的，使人可愛的，我真是愛你，所以我才教你怎樣，我好愛你。我看重你並不是爲了愛情，不過是極強烈的愛你的願望——你千萬寫信給我，給我寫信只要隨便亂塗好了，前後矛盾也不要緊，因爲這樣才顯出你的純潔的誠實的情感。

一個人能做工，又能戀愛，爲了戀愛而做工，爲了做工而戀愛，

這才是世上真正的生活。如你有願意寫的，而不敢寫的事情，請你打一個符號提醒我，那樣一切問題必定清白的解決了，我對你一點不客氣，我暗示了許多事，也許是蠢話，但是你却從來不這樣。

第五封情書

(一八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由彼得堡發)

我覺得我是太傻了，不能自制，我的可愛的小姐，我沒有接到你一個字，我又在寫信給你了。現在已是打過十二點的晚上，你知道，這是可以做溫柔事情的良宵，也是可以做傻事情的黑夜。我要把克維斯基的生活情形寫出來，假使他們將來在一起過活的話。

男女的生活中最有關係的，一是他們的嗜好，二是他們的資財。讓我們把這兩件事研究一下吧。克拉包維斯基是一個舊道德家，他在年青時就做了不少的傻事，因此把青春時代的幸福喪失了，現在他已

找到了出路，那便是研究文學。他心裏最蔑視的是社會上的應酬，最崇拜的是和平的生活，家庭的生活，道德的生活，最怕的是那放蕩生活，因為那種生活，可以把一個人的高尚純潔的思想情感都喪失完了，專為社會上的惡習和債生做奴隸了。

他已經爲了這種誘惑消磨他一生的最好年月，所以他的信仰並不是空的，却是由痛苦中得來的信仰。可愛的主婦丹姆比斯卡(Dombisky)她決沒有這樣的信仰，因為她最快樂的是到跳舞場中去，赤露着臂膀，有馬車，有鑽石，與官僚們軍官們結識。因此赫伯與戴伯發生戀愛了（也許對自己扯說，但這時我愛你愛得可怕，）這兩人的嗜好似乎並不相同，却戀愛起來了，應該怎樣使他們同居呢？第一，他們彼此應該謙讓點；第二，那個少嗜好而且有道德的人應該多讓步。我想這一生就住在鄉村中罷。我有了三種職業：一，愛着戴白，而且要留意

她的幸福，二，研究文學，三，處理我的田產，這些事務在好像是對於人類盡了天職一般。不過這樣打算有種壞處！便是趕不上時代了，這是作孽的——主婦丹姆比斯卡她的夢想是住在彼得堡，冬天到跳舞場去三十次，在家時就招待貴客，請大家坐了自己的馬車到奈維斯克（Nevsk）去溜逛。這兩個人的計畫折中一點，自然是在彼得堡住五個月，不到跳舞場中去，也不置馬車，也不穿美麗裝飾用 Point D'aligne-
花邊的衣服，也不到社會上去應酬，以外的七個月住在鄉村裏。赫伯從他的田產可以收入兩千盧布（自然不會像人家那樣去剝削不幸的農夫）；還有一千進款是文學作品的報酬，（但這並不能準定，也許他變傻了，或是不快活，那就寫不出東西來。）主婦丹姆比斯卡有二萬盧布的債，如能收回來，可以有一百盧布的利息，如果情形好一點的話，總算起來可以有三千八百盧布進款。你知道這三千八百盧布在

彼得堡能幹什麼用呢？如果打算在彼得堡住五個月，這點錢只有住在六層樓上，有四間小屋子，不用男女廚子，亦決不要想置一輛馬車，也不要想有 Point D'Alecon 花邊的美麗的衣服，或是一頂天青色的帽子！因為這種漂亮帽子和一切簡陋的佈置一點不調和的。有這樣進款的人，住在彼得堡三層樓上也未嘗不可以的，備一輛馬車，穿 Point D'Alecon 花邊的衣服都可能的，不過那樣就得躲着你的債主——裁縫和店舖討帳的夥計。那麼寫信到鄉間去減輕農夫的坦負的種種安慰都是廢話，只有把農夫的最後一塊皮也剝下來了，自己還得跑回鄉間去不要見人，彼此怨恨着，忍住羞恥在鄉間住幾年，你是沒經驗，我對於這些是有經驗的了。

住在六層樓上的生活也很有趣味的，雖然有點窮酸，實在是高尚的，若是把家裏佈置得很好，裝飾得很好，用上一個廚子，買點酒來，

這樣，朋友們就歡喜來了，再把屋子裏陳設些書哪，樂譜哪，畫圖哪，在家裏開個小音樂會哪，這都是辦得到的事，但決不要顯出奢華，使得萊賽兒維乞司的苦工和愚人奇怪才好。

別了，我要睡了。我握着你的手，我真想你呢。明天再談吧。我現在要記日記了，仍舊想你呢。我是個大傻瓜。……

第六封情書

托爾斯泰沒有把信寫完，因為他很久沒接到他的戀人的來信了，他非常的急躁，他心神不安，天天渴想着她，所以他在第二天，又忍不住了，又寫了一封短信給吳麗雅：

（一八五六年十一月十三日，由彼得堡發。）

我本想等接到你的信，再把信繼續寫下去的，現在不大高興寫了，我心裏有了別的事情了。這是我給你寫最後一封信了。你怎樣了？是病了麼？或者是你又對我有意見了？或者是你以為我們兩人的關係

是可羞的麼？但無論如何，請你寫一行字來吧。起初我是愛你的，後來我又恨你了，再後來又對你冷淡了，但是我的心只有上帝知道。本能早就告訴我了，我們的相愛，除了彼此的不幸以外，是不會有好結果的。我們不早些結束，還等着什麼哪！

當我愛你的時候，我自然常常願意到你那裏去，把我所感覺的全告訴你；但是當我恨你的時候，並且對你的情感完全變了的時候，我也願意見你，把我心中所積蓄的話全告訴你，給你證明，我們是不是永遠不會彼此了解的，因此，我們的戀愛，假如我們互相欺騙下去，那除了上帝和我們自己，誰來管這些閒事呢。

無論如何，爲了上帝的愛，我求你記得你父親的遺念，和一切你認爲神聖的面上，請你真誠的對我；你自己千萬不要受人的誘惑。再見吧，願上帝幫助你一切的善事。

你的托爾斯泰伯爵上。

第七封情書

當托爾斯泰久未接到吳麗雅的信：兩人的關係到此已露欲斷未斷的形勢，但不久托氏忽然接到吳麗雅兩封信，纔知道以前未接到信的原因，並不是吳麗雅不來信，只是被郵局遲誤了的，所以兩人的感情又復恢復過來了，托爾斯泰又寫了很長的信給她：

一八五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由彼得堡發。

我在上次那信裏說：後來我覺得對你冷淡了，那並不是說謊。實

際，也並不是冷淡你，只是不如從前那樣想你了，而且到想你時，恨你的念頭隨之而生，這可以證明我的心並不是完全冷淡。這一切的錯處全在郵局，是郵局把信耽誤鬧出來的。今天我接到你兩封可愛的，和善的，真實的信，有許多地方使我心裏非常欣喜，然而也有些地方使我不高興的，但是什麼地方不高興呢，我也不必說牠了。請你寬恕我那兩封信罷；那兩信是一時受了惡劣情感的影響寫出來的，現在那種感情已成爲過去的回憶了。那兩信寫得滿紙忿恨之詞，信中的內容我並不否認的。現在我看你很鎮定而且很明達，（請你不要發皮氣，）並且看出你是一個極好的姑娘，如果我能夠改變態度，那麼同她在一定必定很幸福的。——有時我真想稱呼你爲我親愛的朋友吳麗雅（像夏奈乞克的信上所寫的）但是如果這不是出於真誠，那就是一樁罪過而且是欺詐的行爲。假如我說那一個曲子好聽，然後又說那曲子不好

聽，對於別人這樣說，也許不要緊。但是不能對你這樣說，因為如果我說錯了，你就信以為真，將錯就錯，你說錯了，我也信以為真，這樣一定把我們的交情弄糟了。夠了，我還是告訴你，你的信中特使我有趣味的。你的信使我十分高興，我不怕重複地說，那信十分像我所期望的，那樣乾脆而且誠實，照這個態度再寫信吧，但是不要怕把錯處寫出來，就是**有錯誤的觀念寫出來也不要緊**，老實說話比沉默好得多。你知道我的性情善疑，這並不是天性生成的，却是從智力上發展的結果。天下決沒有無因而至的事情，我知道的比 *Ginbut* 更多，我真沒有他那樣的活潑的情感，我除了善是善的之外，我對一切事物都懷疑，我對於一切事物都懷疑，我現在仍是這個態度。如耶蘇基督用火烤我，我也許對他反抗，但我決不敢說耶蘇基督不是好人。道德上的善，愛人，愛「美」和詩——全是一樣的——我一律不懷疑；我永遠崇拜，

然我也許不能實行，我能對你有情感，因為我以為你能「行善」，像我相信這字一樣，但是，我想我這樣談哲學，一定使你討厭的。你同Auntie發皮氣你是錯的。這可以證明你的年青，而且無經驗，所以行為不能光明正大。我再說一件事吧，她愛你，有一次在夢裏喊你為她的姪女。但是我在未走以前，告訴她我們的關係，我們還是朋友，無拘束的，我跑開了是爲了經驗自己。她是以爲我到彼得堡去了，而且不去結婚，所以說：「還有些困難」（Encore des épreuves.）但是她愛我們兩人的，假如我對你不誠實，她必覺得痛苦，假如你不相信我的忠實而且難受，這是使她以爲痛苦的，她情願受攻擊，只願你少受點痛苦。——她是一個極可愛的人！她這個人只需要尊重愛的天則，和自制，她常常逼着自己走上愛的基礎而拋棄自利心。她真是一個極可愛的人呀，但你却喜歡奈脫秀。奈脫秀是好的，但是腦子裏很空，

思想沒有條理，她只會奉承你，所以你覺得她好，但同她那樣的親密，我並不希望於你。

你的功課使我喜歡，但是你作一點工，實在還不夠，把晚上浪費了，應該自制：……………我心靈上給你的種種寵愛的名字，懇求你多多用功。在你信裏有一句提起你讀書的趣味。你有怎樣的趣味呢？你已經了解什麼了？我覺得這些很有趣味。跳舞會你不妨去一下，那於你並不損害，什麼都去試試，在你常覺得有趣的。你就這樣做罷，隨後你把感想誠實的寫出來。我幾乎什麼也沒有試過，沒有看見過一個女人，亦不想到各處去，「憑良心說」，（*La main la conscience*）這三期沒有一個女人引起我的注意的。在這些日子，我非常注意你的主要情敵——文學。我爲了 *Bibliotheca* 雜誌寫了一篇短小說，又爲準備爲 *Océanographique Zapiski* 雜誌寫一篇。我住在一層美麗的，平靜的二樓，那

裏有一架大鋼琴，並且我的筆從早忙到晚。我仍舊繼續寫那封達克拉包維斯基的生活狀況的信，但是我想到，那還是請你繼續寫下去罷：他們怎麼樣在那裏生活？他們做點什麼？以後我再寫我的意見。不要怕把你的意見寫出來。假如你錯了，那也很好，一個誠實的錯誤。是可愛的天真。那相片，我想決要從莫斯科寄來了，我對寄相片人兒的手接吻吧。我的相片已經照好了，明天寄給你。再會了，上帝佑你！……

第八封情書

（一八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由彼得堡發）

我已經接到你的十一月十五日發的很好的，可愛的信了。好寶貝，不要生氣，我在信上這樣稱呼你。這「好寶貝」的名詞恰合我對於你的熱烈的情感。好寶貝！好幾次我想當面這樣喊你，覺得旁的稱呼都不對，只有這個稱呼是再好沒有了。今天不能寫長信，我事情太多，太忙，有許多文章要做，好幾晚多沒有睡覺了。我已經和 *Sovsemnik* 雜誌定約從一八五六年起只在他一家發表我的文章，但我又預先答應

特羅刺能和克勒也夫斯基在 *Otechestvennaya Zapiski* 雜誌登稿，而且我不能不在十二月一日左右寫點稿件出來。爲特羅刺能我已寫好一篇短小說，但爲克勒也夫斯基也寫好一篇，自己覺得不滿意，我想着要改一改，沒有工夫而且心緒不好，可是我總得寫下去。一方面我要守約，一方面我怕損害我的文學名譽，我承認我應該珍重他，正和珍重一位我所愛的女郎一樣。——我的心情惡劣，自怨自艾，幾乎對世上一切都恨了。我爲什麼同人定約呢？我想做點舊東西——又覺得厭惡，新計畫的工作又蔓延在我的腦裏，使我不知道如何是好。在這樣心緒中接到你的來信，使我十分安慰。只要你愛我，什麼都不重要了，而你也成爲我所希望的那樣的好人；從你的信裏我覺得你愛我，而且你對於人生已有正常的了解了，而且樂於爲善，又樂於省察自己，往完善的道路上進行。這道路是無窮盡的，美好的，而且世上只有這條道路，

在上面走着能找到人人生的幸福。願上帝援助你，我的寶貝，願你前進，愛人，不只愛我一個人，愛上帝的整個的世界，愛人類，愛自然，愛音樂，愛詩文，和世上一切最美好的東西，願你的智識進步起來，了解那世上值得愛的事物。愛是世上最重要的任務和快樂。雖然我說的這些，與我們的談話並不相干。可是另一更大理由，女人應該發展她自己的智識。一個女人的任務除了做妻以外，最重要的任務是做一個母親，而且爲做母親，不僅是算一種女性就夠了（你明白這意見麼？）主要的是使身體和精神完全發展。請你不要煩惱，好寶貝，（這是極快樂的稱呼）我要對你下幾個批評。

（一）你常常說你的愛情是純潔的，高尚的，等等。在我看來，說我的愛情高尚等等，就彷彿說我的鼻子同眼睛怎樣好。這些是應該使別人來判決的，我們自己是不能夠自己誇口的。

(二) 你所補充的克拉包維斯基家的生活的計畫中，說你願意住在鄉村裏，有時到杜拉 (Tula) 去，這不很好。上帝所禁止的！鄉村只宜於隱居和工作；我在以前的信裏已經提過了。你在鄉裏一定住不慣的，到杜拉去交際，必然很鄉土氣，這是很危險的。克家的夫婦都成爲俗客了，因此互相憎恨，這種情形算是例子。我暗暗地恨着我的姑母大概因爲她太俗氣。否則，我的好朋友，克氏不同什麼人交接，必須和全俄內上流社會去交際，這所謂上流社會，並不是指着朝廷的官僚與闊人，是指着有智識與有學問的人物。他們是住在五層樓上的，但他們的來客必定是俄國一般最著名的人。我們自然不應因此怠慢杜拉的親戚，但我們只對他們疎遠些好了——我們同他們沒有關係；我對你說過，同無聊的人交際是很危險的。

(三) 呀！你說你有審美力，那是你錯誤了，自然也許你有審

美力，但你並不機敏。譬如：一頂天青色的帽子加上一朵白花，自然是很時髦的裝飾，是很好看的，但這些只對那坐着闊馬車，走上那帶明鏡和鮮花的客廳的太太是合適的；但在四層樓的樸素住宅內一切陳設看來，這樣的一頂漂亮帽子就不很配，在鄉間那種馬車裏戴，更不配了。有一些女人，像薩爾瑟薩夫罷，對於這類奇裝艷飾，比你內行，而且出色得多，而且每裝飾都是稀罕的——黃麂皮的外套，深紅色的圍披等等。——這些常常炫耀你，結果你也和她們相似了。小姐太太們不大在城裏住的，總是弄不好的。還有別種優美的，拘謹的，怕稀罕和虛飾的，却在極瑣碎地方講究，如靴子，領子，手套，清潔指甲，頭髮的式樣等等，假使不致花去幹正經事情的時間，我極端讚成的，那是愛好的都應該如此的。美麗的色彩，加在一位醜陋的姑娘身上雖然可笑，那到還可以使人原諒的，但是在你這樣美麗的臉龐，却不應

該作錯誤的裝束啦。在你所處的地位，我以為應該以樸素的裝束爲原則，就是極細小的裝飾品亦須嚴格的高潔。

女人買時髦的裝飾品多可厭呵！上帝！如你夢想到杜拉去學音樂，這不關緊要的——這不關緊要，是因爲你那可驚異的誠實，和你那許多可愛的信。因爲上帝的愛，我的批評並不傷害你的德性——誠實。再會了，好寶貝，好寶貝，好寶貝，一千個寶貝，無論你生不生氣，我已經寫了。願上帝佑你！

第九封情書

（一八五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由彼得堡發。）

你在堅信禮以後寫的信，我昨天接到了。今天又接到了一封。我不知道是爲了信的不好呢，還是因爲我自己變態了，總覺得這兩信沒有以前的信使我高興。或者是爲了你最後那信提到慕爾德。

你對這事看得如此重要，真使我要向你恭賀而且喜悅的。可是還有一件事不對：一個人應該少說話，多感覺。你以爲舉行堅信禮後，你能夠「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這原是對的，

但你却不要迷信太甚。堅信禮對於人生自然有很大的幫助，使精神有所鍛鍊，但不能如你想的那樣容易。譬如你說在堅信禮以後你將省察自己，努力做工，（這是我從你那裏引用來的）這原是很好的，願上帝幫助你這樣想，但關於慕爾德的事，依然是慕爾德的事。我以為你第一件錯處，是你不甚愛惜光陰。昨天我在屠格涅夫的家中聽她奏德芬的三部曲，她奏得真好，到現在那聲音還留在我的耳中。——真有趣！我看見一個女人，就立刻要拿她和你比較。這位太太一切都好，不過我不歡喜她，但我應該說句良心話。我從她姑母那邊聽來的，她在彼得堡時每天七點半鐘就起來練琴，一直練到下午兩點，晚上還要讀書，她在音樂上實在有非常的進步，雖然她沒有你這樣能幹。還有一件錯處，最不對的，是你不該不請慕爾德到杜拉和蘇特闊夫去，我對你說，你應該見見慕爾德，能夠和他斷絕關係最好，但你只是不肯相

信我。請你不要煩惱，也不要猜想，以為我在妒嫉，請你處在我的地位，而且用我的眼睛去看一看罷。丹姆比斯克小姐在愛的漩渦裡，她自己承認這是一件趣聞，也愛了他了。不要驚嘆罷，這有什麼要緊，他，如丹姆比斯克小姐所說，墮入情網了，深信他也在愛她。他們的關係是「藕斷絲連」。你懂得我的話嗎？我是完全相信你現在對他沒有什麼關係，但你卻沒有確實的態度給他看，他以為你還是對他表示寵愛。你的態度彷彿是「半推半就，又驚又愛，」他也迷在五里霧中，以為你還在愛他。你應該記得我們在鋼琴旁邊談過：我說，如你和某人真戀愛了，怎麼辦呢？你說那不會的，因為你自己不允許有曖昧的情感，使愛情到了危險的地步。這是真話。但你為什麼不明白呢？——你和慕爾德已經到了那種地步了，使他有權力去想你已經愛他了，而且同時想到你是那種愛幾個人的女人，因此，你的離別和你的冷酷

的信，還不能使克拉包維斯基安心，克拉包維斯基爲你和慕爾德的關係，還在憂慮呢。如你愛了衣斯拉文，他倒是歡喜而且快樂的，如果是丹姆比斯克小姐的丈夫，在必要時他可以極鎮定的打發她的太太和衣斯拉文旅行兩年，至於慕爾德是不同了，丹小姐深信他在愛她，但是克拉包維斯基終於比她多活了幾年，知道什麼是高尚的愛情——那除了請求和一個年青姑娘親手以外，還有什麼呢？你明白了麼？這可以證明：他實際上並沒有想幫助丹小姐，在音樂上他本可以出點力的，他只是用愚蠢的諂媚的話，擾亂她的天真，傷害她。像這樣，可以使很好的愛情極快的變爲傲慢而不相容。我是一個男人，對於這事我是全懂得的。當然我不能禁止別人和我的妻子發生戀愛，不過當她和他的感情極普通的時候，她又愛了別人，那並不危險，但是他們正是熱愛的時候，忽然她又愛了別人，那真正危險呢。危險的意思是：

果慕爾德寫了情書給我的妻子，或是吻了她的手，而且她瞞着我幹（他怎樣去預防呢？）如我愛我的妻子的，我只有自殺，如不是這樣，我必須立刻離婚，爲了尊敬她的名譽和自己的名譽，爲了我失望的夢境，我只有離開世界。這並不是假話；我自己懂得自己的心。我爲什麼這樣怕結婚呢，因爲我對結婚這件事太顧慮而且看得太嚴重了。有些人當他們結婚之後常想：「我在這里找不到幸福，那我生活還在前邊呢……」這種思想在我是永遠不會有的。如我找不到完滿的幸福；我敢把一切都放棄了，我的才能，我的心，我的一切都完了，如果我没勇氣去自殺，我將喝酒，賭錢，無所不爲。這在你覺得好笑的，只是一種高興的情感，高尚的，溫柔的等等情感。我不愛溫柔和高尚的事物，我只愛誠實和善的事物。請你自己站在我的地位上想一想，我願意你和慕爾德成爲音樂上的師生關係對不對。或者這是困難

的事，真是沒法子呵，你在信裏說謊去騙他（你既相信堅信禮，爲什麼又不感到這層呢？）這正是害你自己，怕懼他。克拉包維斯基躲着慕爾德，這是對的，免得他的妻子要爲慕爾德的熱情所感動。克拉包維斯基對於這件事是抱着一個固執的道理——並不想仇視誰，並不想使世界上有一個人，遇見了他感覺痛苦；你既愛他，及把他放在可憎惡的不道德的地位上。請你自己竭力站在我的眼光上面，你有一顆爲善的心，而且你又愛我，怎麼你不能明白這一點呢？妒嫉是很卑鄙的，對慕爾德妒嫉不是更壞麼？你想那些教訓的話已經完結了呢？不，讓我全說出來罷。你已經有三天不敢對我談起那件我關心的事了，而且你說出來，又好像你自己的舉動很傲慢似的。但是，這是以高尚的交情爲第一條件，並不是高尚的溫柔的愛情。我說，如我的妻子突然爲我做了一個墊子，或是些很好玩的事，還是瞞着我幹的，我第二天必要

離開她，躲到天涯地角去了，我們兩人便從此成爲路人了。我是這樣的人，我不願意隱瞞，亦並不是說得太過火。你想一想吧，你能愛這個怪人麼？這件事是這樣和我我的心相近，你不該這樣不決定呵。相信我吧，我對你決不這樣的。從我離開你以後，我是沒有一件事不能對你講的，並且凡是覺得有趣的一切事物，我都能告訴你。我和你愛的關係，就因爲牠能援助我向善的道上進行。你問我關於神父的事，那正提醒我想告訴你的話。不論我們將來的關係是怎樣，我們永遠不要談到宗教和一切與牠相關的事罷。你知道我是相信神的，但也許我的信仰和你的不同，這個問題永遠不要提起牠吧，尤其是那正在戀愛的時候，我看着你，正是愉快呵。宗教是大事，特別是對於女人，你是有宗教性的，你保護牠吧，永遠不要提起牠，實行牠的教義，自然不必趨於極端。多工作，可以訓練自己對於工作有興味。這

是謀人生幸福的第一條件。

再會了，可愛的吳麗雅，我用我的全力和你握手。在接到你的最後那信以前，我曾想到我們的許多信，不僅是試驗我們的，而且是使我們精神一致的。也許這封信，並不是這類的。我總有一天把工作做定，投向社會去的。再見，願基督與你同在，我的可愛的小姐。

第十封情書

托爾斯泰在這年十二月回到莫斯科去，一直住到新年。當年冬天吳麗雅在彼得堡居住。他給她的信逐漸冷淡。最令人注意的是以下這幾封信：

（一八五六年十二月六日由莫斯科發）

可愛的吳麗雅，我非常感謝你，你這樣的掛念我。你的出我意外的來信，給了我無限的愉快。你不很高興，而且不享樂人生，這是

不好的。你還要什麼呢？你夢想能夠在彼得堡有一個獨立的生活，你能有權利去夢想的一切，如：青春，美麗，獨立地位，你都有了。以外還有你的朋友魏格理，同執事弟T君，他很愛你，他只求你能夠允許他做你的奴隸。決斷力是很要緊的。你有這樣好環境，還不得快樂，那麼，盡力把你的生活再改進好了。到外國去也好，和人結婚也好，進尼庵也好，把你自己葬送在鄉間也好，但決不要有一秒鐘的不決斷。不決斷是最痛苦而且有害的。請原諒我罷，我又按着老習慣給你忠告了。

我很喜歡你多研究音樂，藝術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是一個純粹的愉快，音樂——是你的藝術，你應該繼續用功。我想一直住在莫斯科，從事一點著作生活，享點家庭生活的快樂，有空也想稍微出去應酬應酬，和有學問的人結交一下，我的生活就預備這樣，沒什麼好，也並

不怎樣壞——還總算不錯。我的心不能說是空虛，却是這樣充實的，感謝上帝，並且這千變萬化的愚癡，就彷彿你所感覺的你所說的「自由的心」的意味，這是完全「自由」的。

前天我的哥哥來到這裏了，我們在一塊兒生活着；因為麥秀克近來有點牙齒痛，我不想到彼得堡來了，但也許準備去過新年。那時我們可以暢談一切了，我從心裏同你和魏格理握手吧。

你的托爾斯泰伯爵上。

第十一封情書

吳麗雅接到上面托爾斯泰的滿紙冷嘲而客氣的信，就寫信去責備他。托爾斯泰曾寫信回答她：

我昨天寄給你一本書，這迷人的書請你讀讀看，這本書是教人應該怎樣生活着。你可以在這書裏看出人生和愛情的變化，你儘管對那書的意見不贊同，但看了那書你自己的眼光一定會聰明而明瞭起來。唉，我又板起臉孔來教訓人了，但有什麼法子呢？我除這以外，便不能了解我愛的人的關係。你也常常教訓我，在你說的對的時候，我是

非常高興的。講到愛情，並不是吻一吻愛人的手（說出來都討厭）就夠了，真正的愛情，在互相披露自己的心靈，用別人的思想來矯正自己的思想，一對戀人，有同樣的思想，同樣的感覺。

第十二封情書

一八五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由莫斯科發。

在兩天以前我接到你的來信，我好久決不下來，還是回答你呢，還是不回答你，而且又不知怎樣回答你好。犯的什麼病，就該吃什麼藥，有怎樣的因，就有怎樣的果。我還是要竭力的忠誠待你。請你體恤我吧，我的信實在是在太殘酷了，你接到那樣的信當然要生氣的。這並不是取消前言，亦不是妒嫉發作了，這却是一種時刻不離我的信仰，使我表示得太殘酷了。

關於你的信，我是這樣想：你從來不愛我，於我們兩人倒很好的，因為我們互相的距離太遠了；或者你的愛我是裝出來的，也許這是仁尼慈教你的，所以你用冷酷的手來激動我。我以為這總是仁尼慈的計策，但這種計策並不好，我把事情看得太認真，所以這種小計策，對於我並沒有影響，我早就把你的心看穿了，這種有趣而狡猾的計策，不但瞞不過我，反而把你的心靈弄壞了。

我所說的如你從來不愛我倒很好的話，這是我的老實話，我以前已經有這樣的感覺，你的來信更使我想這層，你在恨我，因為我只會教訓人。你看，我把將來的計畫都寫給你看看，我想像着一個人應該怎樣地去生活，為什麼要明白為善等等。這都是想像和感覺，是我以為最寶貴的東西，我寫到這些，我的眼睛差不多含了一包眼淚（相信我說這是真話），在你以為這不過又是教訓和費話。我們兩人究竟有什

麼共同之點呢？一個人表示他的愛情，和他的發展程序是一致的。吳來克的未婚夫表示愛情，是說他們應該怎樣接吻；你表示愛情是說着高尚的愛；在我自己，那怕你殺了我，我也不能說這些費話的。請你信我吧，我在我們一切的關係裏都出於至誠的心，我對你有過友善的感情，現在還是一樣，我確是這樣想，我所遇着的女孩要算你最好，如她願意愛我，我一定幸福，而且我也使她幸福，在我所說的幸福範圍之內。但我還沒有相信你是願意愛我的時候，我就和你講解起來，這有什麼用處，也許會使你痛苦呢。這是我應該認錯的，求你寬赦我吧。這是我非常錯誤的地方，請你饒恕我吧，使我們恢復純潔的友情罷。愛情和結婚只是使我們痛苦的，但我覺得純潔的友情，對於我們很有益處。我不知道你覺得怎樣，我自己覺得有力量去維持友情，此外，我以為我並不是享受家庭生活而生的，雖然我對於這種生

活也很羨慕。你知道，我的惡劣性質是多疑善變，只有上帝知道我能否把我的性情變哪！也許，那強烈的愛情能改變牠吧，不過我還沒有感覺到而且相信有那種愛情呀。在我認識的一切婦女中最愛的是你，現在和從前我都愛你，我愛你的心還是空虛呢。

再見了，上帝佑你，可愛的吳麗雅，你可以把信寄到約斯那阿來，我正月裏能不能來看你呢？

你的托爾斯泰伯爵上。

第十三封情書

這信發出以後，有三星期他們沒有通信。當時托爾斯泰到彼得堡去，吳麗雅已經回鄉了，他接到她一封信，以下是他的回信：

（一八五七年正月一日由彼得堡發）

可愛的吳麗雅：

我接到你這封長信，我非常感謝你。我寫給你的信常使你生氣，自己很是慚愧的，如今接到你的信，我安心多了，而且我的羞恥也減少了許多。我的皮氣很壞而且太殘酷了，以致常常對你不起。當我們相見的時候，我詳細講給你聽吧，我爲什麼這樣皮氣壞。

今天是新年，我第一個念頭就想給你寫信，我真是快活極了；願你新年給你的快樂，比往年還要多，你應得無限幸福，願你盡量的得到吧，因為你是應當享福的。我只有留在這里過年了，爲了Soyuzmen-
nik雜誌，爲了檢查書局的交涉，爲了領出國的護照等事。我希望在十四天後能看見你，但還不能決定。我要告訴你，我這一向的生活是怎樣的沉寂呵？……差不多大半的時候是煩悶而愁苦，我自己也不知爲什麼緣故。這樣的孤寂是我所最痛苦的，同人接近又不可能。我的皮氣真太壞了，對人嚴厲成爲我的習慣了。這些時候我一點事不能做，這使我更加悲苦了。

在新年裏我昨天去聽了很多音樂，我所愛好的是佩德芬（Beethoven）的三部曲。這真是世界上最美麗的調子，因此想如你聽見這音樂，你不知要怎樣感動呢。這本樂譜是一種最好的，我明天送一本給

你，那店舖一開門，我就去買一本最好的送給你。

第十四封情書

吳麗雅接到托氏的信後，便寫了一信不許他再通信，但是托氏仍繼續寫信給她，以下是他的回信：

（一八五七年正月十四日由彼得堡發）

可愛的吳麗雅：我對於你對於自己都犯罪了——真是犯罪了，犯了不可赦的罪。但是我有什麼辦法呢？我在回答你的信中寫了些什麼呢，你禁止我和你通信，那當然很對的，我還用多說什麼。我仍舊尊敬你的，並且我永遠這樣愛你的，不過是友誼的愛罷了，我將永遠的

尊敬你的友誼，比世上所有的事物都尊敬些，因為我對於任何女人沒有像對你這樣傾心過。我將如何是好呢，如果我終不能付還你的情感，你的一顆仁愛的心還能給我嗎？我常常覺得這是不確的，我們分別只有兩個月罷，一個人的生活有了新趣味，新的活力，新的天職，是不能與家庭生活並立的，使我澈底的證明出來了。我對待你的行為是錯的。我仍舊愛你的，如現在我再到你那裏去，我一定更要愛你了，我一定做出更不端的行為來。你既然恭敬我，我希望你相信，我現在寫的這一切的話，沒一句不是誠實的話；更望你仍舊愛我一些。不久我就去巴黎，幾時能到俄國來呢？我不知道。如你能寫幾封信給我，我將如何的快樂而安慰呢，那是不必形容給你聽的。我的通信處是：

Bue de Rivoli, 206, Paris.

再會，可愛的吳麗雅，我千萬遍的感謝你的友情，我求你寬恕我

的罪過，爲了這友情使你受的痛苦。

爲了上帝的愛，請你叫魏格理寫幾封信給我，那怕是責罵我的也好。這在你也許又以爲是湊上的空話，但我敢發誓，我覺得而且深信你是使人幸福的，你是好人，但是我呢，我的心遠不如你的指甲值錢，而且使你很不幸福。

再見了，我可愛的吳麗雅，願上帝佑你；在你面前，與在我自己面前一樣，各人面前都有一條好的大路，願你往前走吧，找到你的幸福，那是你千萬次應得的幸福。

你的托爾斯泰伯爵上。

第十五封情書

托爾斯泰到巴黎去了，他寫了這封最後的信給吳麗雅：

一八五七年二月十二日（即舊曆三月四日）由巴黎發。

我今天接到你的來信，可愛的吳麗雅，這使我非常高興呢。這封信可以證明給我，你並沒有把我當作壞人或是惡漢看待，却把這一個優子，當作和你有親密關係的朋友看待，因為你仍是很友愛而尊敬我哪。你問我為什麼變了？我怎樣回答得出來呢？我老實對你說罷，（我為什麼說老實說，我從來沒對你扯謊過）那並沒有理由，你以為我

變了。其實，我一點沒有變。我曾對你說過，我真傻，還不知道那一種的感情，常以爲那是不對的。在我未離開故鄉以前，我的孤單寂寞，我常和你相見，都是爲了你的可愛的風采，爲了你的特殊的性情的緣故，那簡直可以相信我同你愛上了，但總彷彿有什麼緣故在指示我說，這不是一件「好事」，而且我並不瞞你，爲了這緣故我纔離開了彼得堡。在彼得堡我過的還是孤獨的生活，從這一點看來，你可以證明我過去和現在都不是不愛你的。如將這事情一誤解，那於你自己和我自己都非常不幸。整個的事實是如此。當然這樣直爽坦白的把事實托出來是不大好的。我自己已有了經驗，無論如何不再引誘你了；但我已經犧牲的只好歸罪於我的無經驗，而且我很後悔的，請你原諒我罷，這件事使我非常的痛苦；但無論如何不能責我是欺詐和陰險。

這有什麼法子呢，我們的心已經癱住了，讓我們仍然做好朋友

罷。在我這方面很願意這樣，一切關於你的仍使我非常操心。魏格理她的來信所說彷彿是一個極好的女人，這就是說，她的行為雖然不應該，却是出於熱忱，像她是很愛這樣做的。

我在巴黎已經兩星期，不能說在這裏很高興，也不能說很舒服，但是很有趣。

我想不久到意大利去一下。

你在蘇特闊夫的近況怎樣？你仍舊研究音樂和讀書麼？或者你很高興吧？願上帝禁止你這樣。

那法國人奏佩德芬的音樂，使我很驚奇，好像神一般，你可以想像得出我聽諧和的音樂（Musique d'ensemble）的快樂，這是世界上最好的藝術家所奏的音樂。

再會吧，我的可愛的隣居，從我的心裏向你握手吧，仍舊是你的

愛人



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付印
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初版

托爾斯泰情書

實價實洋二角

譯

者

吳

曙

天

發

行

人

李

志

雲

發

行

者

北

新

書

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二六三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北平 廣州 重慶 西安 南京
成都 武漢 汕頭 杭州
濟南 長沙 廈門 溫州

北新書局

#87
026114
2

026114
2



中華民國廿五年

\$0.20